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主编 王 杰

马克思主义美学

Research on Marxist Aesthetics

研究

Research

on

Marxist

Aesthetics

第13卷 | 第2期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名誉主编 刘纲纪
主 编 王 杰
副 主 编 刘佳林
汪正龙
编辑助理 施立峻
张蕴艳
尹庆红
英文编辑 索宇环

马克思主义美学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第13卷. 第2期/王杰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3

ISBN 978-7-5117-0788-8

I. ①马…

II. ①王…

III. ①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IV. ①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2689 号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出 版 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王忠波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67(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10 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Editorial Board :

(Alphabetized by the last name)

Bennett, Tony	Open University, UK
Dirlik, Arif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Eagleton, Terry	Lancaster University, UK
Erjavec, Aleš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ZRC SAZU
Feng Xianguang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Gao Xuanyang	Tongji University, China
Jameson, Fredric	Duke University, USA
Lin Baoqua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Liu Gangji	Wuhan University, China
Liu Kang	Duke University, USA
Lu Guisha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O'connor, Justin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Australia
Ru Xi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ang Ji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China
Welsch, Wolfgang	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ät, Jena
Zhao Xianzhang	Nanjing University, China
Zheng Chengli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China
Zhu Liyuan	Fudan University, China
Žižek, Slavoj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Slovenia

卷首语

2010年8月9日至13日在中国北京举行的第十八届世界美学大会真正体现了它的主题——“美学的多样性”。除了几十场大大小小的报告会和杂多的议题外，你还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与会代表，他们肤色不同，装束各异，却怀着同样的学术热情，穿梭在北大的百年纪念讲堂内外和教学大楼的走廊里，其中包括几位本刊编委，还有那位以倡导日常生活美学著称的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对于本刊编辑来说，聆听之外的又一大收获是约到了几位学者的会议论文，而会后的交谈则让我们了解到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浓厚兴趣。

“构建一个新世界的蓝图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哲学挑战，迎接这一挑战的最佳方法就是首先建构美学。”这是美国学者阿诺德·柏林特在本届美学大会上的呼吁。柏林特是环境美学专家，他的《环境美学政治》是对该问题的最新思考。在柏林特看来，人对美的感知始终是社会环境中的活动，而且存在着感知的共同需求，它“不仅会滋生出我们熟悉的匮乏美学，而且会滋生出充沛美学。从自然资源和感知可能性的全局中，我们能够建立起一种关怀的伦理，而非冲突的伦理；正义的伦理，而非特权的伦理”。这样，美学行为就是一种伦理行为，一种政治行为。同样，韦尔施也强调审美体验具有普遍性。通常人们认为，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但审美活动在具有差异性的同时还有另外一种现象：人们对草原、人体等自然美以及对一些艺术美的欣赏可以跨越不同的文化。韦

尔施认为,人的生存结构可以分为主层和基层两种,当我们强调文化差异的时候,我们实际上谈的是主层,但还有一个更深的基层,这是我们往往忽视的,正是这个基层构成了我们审美普遍性的基础,进化生物学、对称与自相似的审美模式、神经学机理的研究都有助于揭示这样的基层。而克里斯蒂娃·维尔克斯泽斯卡则从跨文化视角探讨了分享审美经验的可能性,支撑她观点的重要论据不但是东方注重经验的哲学观与审美观,还有杜威所强调的经验与环境的关联,也就是说,维尔克斯泽斯卡为经验分享找到了生态学和生物学的基础。这些分析与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人及审美活动的社会性一脉相承,又体现了美学研究与相关学科发展的关联。

文化研究是本刊持续关注的重要学术领域。贾斯汀教授的长文《艺术与创意产业》回顾了艺术这一概念的历史发展,并对艺术与技艺、工业之间的复杂关系做了深入的辨析,在此基础上他就当代艺术政策做了较为全面的思考。高宣扬教授的论文关注的是布尔迪厄美学的核心概念“habitus”。按照高宣扬的理解,布尔迪厄的“habitus”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是“建构的结构”和“结构的建构”的双重互动,因此应该译成“生存心态”而非学界通常理解的“习性”、“惯习”,而且必须结合“品味”及文化场域进行同步分析。这篇论文是对本刊第12卷第2期托尼·本尼特的论文及相关论文的回应。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本刊欢迎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沙伦·麦克唐纳教授的论文则梳理了博物馆与民族、跨文化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

主编与西方学者的访谈是本刊一个特色,本期的几篇访谈不但话题丰富,而且受访者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与洞见都非常深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性别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维·奥尔德森是学术界第一位出版研究特里·伊格尔顿专著的学者,他在访谈中首先谈了对特里·伊格尔顿的认识,认为伊格尔顿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并介绍了伊格尔顿对爱尔兰文化的兴趣,但对他近年转向宗教研究并不认同。奥尔德森本人则对后同性恋文化、性与性别、新自由主义等问题保持着兴趣,同时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人本主义特征,主张应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概念如“异化”、“自由”、“体验”等。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迈克·桑德斯是研究英国宪章派诗歌的重要学者,曾在本刊发表过论文和访谈。他选择这一研究对象,因为他觉得工人阶级需要理解自身的历史,同时也是美学与美学实践的要求。宪章派诗歌质疑工业资本主义的所谓“进步”说,当时提出的观点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也具有现实意义,例如宪章派诗人琼斯在当时就提出了“星座化”概念,比瓦尔特·本雅明早一百多年。王杰教授还就中英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相似性与相异性、双方学者展开合作的意向与迈克做了交流与探讨。

特里·伊格尔顿是英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他既是一个笔耕不辍的学者,又是学者们为之笔耕不辍的对象。《神圣的恐怖》是他2005年出版的重

要论著，本刊译出其中一章以飨读者。在《恐怖与自由》中，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所关心的“自由”概念做了辨析，阐述了绝对自由的来源与危害，伊格尔顿的另一篇论文《神、宇宙、艺术和共产主义》比较了基督神学中神的自主性与艺术的自主性。如果说神的自主性和自成目的性会导致对神的否定，那么艺术的形式自主性则跟其实际的依赖性之间存在矛盾，因此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化的概念，即人可以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化地、相互地获得自由。由此可以看出，伊格尔顿对艺术及人类生存有着深刻的文化关怀意识，他的论文提出的思想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段吉方则在梳理伊格尔顿的爱尔兰文化研究时强调了这位理论家的文化关怀意识和介入意识。

本期还有几篇文章值得引起读者的重视。阿里夫·德里克对全球现代性的思考，张蕴艳对文化遗产保护中诸多问题的阐述，杜彩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有关现实主义论述的辨析，牟春对维柯的“诗性智慧”与移情现象的区分，于琦对齐泽克主张回到列宁之独立思考的肯定等都体现了中外学人对相关问题的浓厚兴趣。

本刊下一辑将刊登贾斯汀教授长篇论文《艺术、产业和现代化》的后半部分。我们将在下一辑中围绕“艺术、美学与创意产业”这个主题组织论文，欢迎学者们撰写论文参与讨论，可以针对贾斯汀的论文发表不同看法，亦可发表自己在这领域上的研究成果。

编完这一辑已是上海的深秋，窗外的桂树残留着余香。热热闹闹的上海世博会也将在两天后落下帷幕，在这一届世博会上，文化多样性得到了很好的展示，在“后世博”阶段，文化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凸显，许多新的问题都需要理论的阐释，欢迎大家踊跃来稿。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编辑部

2010年10月29日

目 录

卷首语	1
美学的多样性与文化研究	
阿诺德·柏林特： 环境美学政治（索宇环译）	1
沃尔夫冈·韦尔施： 论审美的普遍性（王卓斐译）	12
克里斯蒂娃·维尔克斯泽斯卡： 从跨文化视角看经验分享的可能性（谭奇辉译）	29
高宣扬： 论布尔迪厄美学的核心概念“生存心态”的特殊性质	35
贾斯汀·奥康诺： 艺术、产业和现代化（顾鑫、张良丛、王斌译）	48
沙伦·麦克唐纳： 博物馆：民族、后民族和跨文化认同（尹庆红译，王斌校）	72
张蕴艳： 论文化遗产保护的伦理维度	91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2

学术访谈与对话

Wang Jie:

An Interview with David Alderson 100

Wang Jie:

Equality Endows Men with Prosperity

—A Discussion with Michael Sanders

(Interpreters: Song Chunyan, Qiang Donghong) 113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

朱寿兴:

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学理性关系与启示性意义 126

杜 彩: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现实主义的边界问题 139

王洪琛:

论波普尔对马克思的批评 149

张清民:

“意识形态”涵义考释——兼论其与文学的关系 157

李永新:

意识形态:从批判术语到独立论域——论马克思、
列宁和青年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 167

于 琦:

回到列宁:论齐泽克向马克思主义回归的理论取向 176

杨向荣、王国波:

政治与情感的复调变奏——毛泽东的“鲁迅论”及其内在悖论 190

丁国旗:

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百年回眸 201

西方马克思主义

阿里夫·德里克:

对“全球现代性: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的进一步
反思(陈静、王斌译) 213

特里·伊格尔顿:

恐怖与自由(龙昕、肖琼译) 232

特里·伊格尔顿:

神、宇宙、艺术和共产主义(王若存译) 246

莫其逊、章 平：	
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理论的产生语境及基本思想	255
范永康：	
从系谱学走向透视主义——反本质主义文论的方法论 问题与对策	266
段吉方：	
抵抗的空间：特里·伊格尔顿的爱尔兰文化研究	274
牟 春：	
借由“移情现象”通往“诗性智慧”——一种时代错置的解读	287
张 碧：	
论沃尔佩的符号美学思想	296
郭健敏、刘文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冯宪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 美学研究评析	306
 纪要·启事	
尹庆红：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聘任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教授为 编委仪式暨学术座谈会纪要	315
 编辑部启事	321
约稿启事	322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投稿格式	323

环境美学政治

■ 阿诺德·柏林特

索宇环 译

前言

哲学奇观之一，就是一个思想可以抗拒所有不利环境而绵延不绝。具有此类属性、并且与此主题密切相关的思想之一，便是在欧洲广泛流传的对艺术自主性的信仰。许多与艺术相关的因素都暗示，艺术的力量与价值在于它的制造和欣赏都是相对独立的。创作的冲动永远是无拘无束和无法预测的，并且常常是与故意颠覆崇拜的健康影响相伴相随的。美学欣赏的直接性和身临其境的可能性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独立性不同于自主性，对艺术和社会生活的绝对自主的要求，强烈但不合理。

美学与艺术的历史进程并不能证明艺术行为是或者应该是自主的。相反，艺术的社会史反映了它对人类世界的力量的回应。无论是素材、对象、灵感、动机，广大的、包罗万象的社会，以复杂多样、无法预测的方式固化于艺术内部。反过来，作为艺术核心的美学感受，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普遍存在的现象。揭示美学影响的众多分支和层面，有助于认识人类的社会性和艺术性。

阐释美学存在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体现在我近期完成的著作《情感与理智：人类世界的美学变迁》中。我在这篇文章里要做的，就是把那个行为延续下去，尤其是把它引向政治理论领域。我把这篇文章命名为“美学的社会政治性”，因为美学过程的能量必然包含并涉及社会世界，艺术实践和美学经验的内在属性必然是政治的。下面就让我来说明社会、政治和美学是如何完全交织在一起的。

美学与感知

美学理论经常被认为是以感知为基础的，美学欣赏体验以感官体验为主。人的体验没有任何纯粹、简单或直接的成分。感觉不是简单的，感官体验不是纯粹的，所有的体验都与联想、意义、结构、情感密切相关。美学探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的。这种探索面临的永恒挑战，或者说，所有探索面临的永恒挑战，就是识别感知的初始复杂性，并随着我们知识的增加和理解的加深，满足其要求。而且由于感知是最基本的行为，这种挑战的最大限度在于把握永恒的体验。感知的中心地位的哲学性赋予美学广泛的重要性，因为，我认为美学处在哲学进程的起始点上，并且始终是该进程的核心部分。要想看穿笼罩在感知经验外面的这层概念毒气，并不简单，也不容易，因为，正如我所说，感知从来就不是完全个人化的，而总是寄生于大量的联想、结构和假设，正是它们塑造、指挥和解释着感知。

当我们开始注意到赋予体验以认识成果的力量时，当我们认识到这些影响有着深刻的政治寓意时，一个令人惊讶的顿悟就发生了。事实上，它说明了，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明确的开始：没有纯粹的感觉，没有指导性的公理，没有初始的环境，没有条理化的感觉。同样，我们也不能把意识、激进的主观性和现象学作为起点。事实上，我们必须相信推断，而不能相信主题优先这一西方哲学传统的靠山。

另外，主观主义不仅是个误导人的思想和危险的幻想，而且是变革型政治的一大障碍。没有几个评论家能够摆脱它的顽固的束缚，这种无奈冲击着、阻碍着真正的自由政治的建立。自由在西方被普遍认为是与个人主义这一相关传统密不可分的，但是个人主义所蕴含的种种设想也经常受到严厉的质疑。可除此之外我们又能如何呢？如果摒弃了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我们又如何认识自由、政治领域和人类世界？这正是美学可以一试身手的地方。

美学的根本含义就是感官认知，当我们在认知意义和预判之外研究美学时，它就变成了一种激进的现象学。感知从来就不是纯粹的，不是直接用身体去感触，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言。^{[1](p. 329)}我们总是对感觉不断地进行编辑和增补。除了对认知过程的一贯关注以外，哲学的永恒的任务之一，便是识别、表述、检验前认知过程的依据和意义，或许我们可以说对后认知过程也是如此。这种检验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哲学思考努力要揭示的那些影响，恰恰是要设法破坏和阻止检验的进行。这些过程深藏于意在隐藏或者美化它们的种种结构背后，这些结构包括语言学无花果叶的委婉语和伪科学的宇宙论，后者的起源常常是有宗教或者意识形态色彩的。伯克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它的危险：“在认识事物的道路上，哪怕我们仅仅超越了理性界限一步，我们就失控了。在此之后我们所做的，不过

是徒劳的挣扎，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本不属于我们的境界。”^[2](pp. 117—118)

丢弃本能的态度，坚持现象学描述的经典前提，这是哲学的初始步骤。停止关于存在的猜想，不过是揭掉了蒙在感官感知外面的众多层解释面纱的最外层，开始跳莎乐美之舞了。的确，艺术的经久不灭的新鲜感和生命力的源泉大多在于它们对认知前的感觉的无限依赖，外部控制与削减解释试图捕获和压制艺术的生命力，但它却能长盛不衰。下面让我来简要地论述一下我们此处谈论的关于对感官感知的各种影响。^[3]

凭借我们所具有的代表知识摄取量的资历，我们都非常清楚，社会影响和社会压力影响我们对感官感知素材的理解。社会心理学家已经搜集了大量的实验证据，记录着这种影响的效果。^[4]与此话题特别相关的是知识社会学领域里的一项工作，该工作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所谓的真理的客观性与独立性构成了强大的挑战。这项研究清晰地反映出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是如何被社会化的，反映出在一个社会里，“凡是被当做‘知识’的东西都在社会环境里被开发、传播、保存”，并且构成被大众想当然地认为是标准的现实。^[5]的确，构成感知行为中明显带有人的属性的基础，在于它具有一种属性，即它是一种不断变化的社会和历史行为。这种属性，无论是否形成于宗教的、科学的或者其他什么世界观，都赋予感知认知的、情感的、目的论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感知表现为一种社会的，而非仅仅生物学的或者神经生理学的活动。而且，感知并非某一个感官形态——如视觉或听觉——的行为，也不是某个感知系统的独立的行为，而是整个机体的行为。海德格尔本人就意识到了文化传统的强大影响力。“全部的哲学讨论，甚至包括从头再来的最激进的尝试，都浸透了传统观念，因而也浸透了传统视野和传统角度”。^[6](p. 22)

最近几十年，出现了一种叫做解构的批评分析方法，它暴露隐藏于事物表象下的思想，对最基本的认识提出质疑。这种批评方法没有人为划定界限，也没有事先规定目标，因而正在成为一种永恒但又有效的开放行为。通过在各门学科提供的理论和实践知识中认识试验者对每项研究施加的限制性影响，我们甚至可以扩大不确定性的范围。这里就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概念，此种人类知识的概念与从古典时期直到20世纪一直被当做标准的绝对肯定和绝对完整的理想是大相径庭的。

我无意把讨论引向认识论，但是为着我们的批评目的，有必要把所有这些因素看做是讨论基础和起源的根基，而不要把习惯提升得超出合适的限度。这种认识不会把哲学心理学化或者社会学化。不过，有必要明白，哲学不是，从来也未曾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学科。哲学如果不关注影响一切学科（包括它自己）的心理学和社会环境，它对事物本源的关注就只能停留在表面。想要找到意识的起点，无论它是感知的还是认知的，都是难以实现的。但我们也无需等待神经心理学向我们解释意识是如何构成的：大脑的功能会引发器质性行为，

但是不会弱化或取代它们的表象。意识可能是一个问题，但不是答案。

大量的发现是来自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其他行为科学家们的工作，他们详细地描述了人际互动过程中进行的主动思维，在此过程中，形成和吸收了文化、语言、历史和认知的结构与思想。这些学科积累起来的证据令人瞩目。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承认这些证据，并且把它们内涵融入到我们的哲学思考中。摒弃那些无知的传统和信条是得到最新的、启发性的认识的先决条件。然而，承认这些对知识过程的影响并不是最终的真理，因为我们无法为未来的探索行为立法。它的价值在于它使我们放弃那些无法消受现时知识光芒的陈旧信条。

如此见解与我们对艺术的体验密切相关，部分的是因为它们有能力展示精微，拓展视野，直接而有穿透力。正因为如此，欣赏艺术需要开放的感悟力，而这种开放是针对感知而言的。艺术通过复杂的感官形态发挥作用。例如，绘画就不是绝对的视觉艺术。绘画作品本身的画风以及绘画所要表现的表层面能够传递触觉信息，画风因画家的技巧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在抽象艺术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表现艺术里，触觉发生在对画面表现的表层的虚拟“抚摸”：一尊花瓶的釉面、灰泥墙的粗糙、乡村道路上鹅卵石的凹凸不平。观瞻画作还融汇了观摩者在身体姿态、肌肉紧张度和空间意识方面的身体反应。绘画不可避免的是多感官艺术。

当我们谈到对艺术的体验时，有必需要注意，各艺术形式在很多方面，例如在感官体验范围方面，彼此差距很大。我们现在必须弄清楚，没有哪个艺术形式完全依赖于单独的一个感官。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绘画艺术的体验，而且同样适用于其他艺术形式的体验。音乐和舞蹈表演综合了舞台和身体两方面的因素，具体来说就是演员和观众的同时在场、对空间和场地的身体感应、在表演过程中身体的高度投入。感官参与的范围和方式明显地因艺术种类和表演者、观众的具体差异而不同，但是它总是多样式的。感知参与在环境体验中尤为广阔和复杂，在这里用伴生感觉这个词应该是对感官参与的最准确的形容。例如，对风景的感知就绝不完全是视觉的体验，而是动用了身体的感觉、肌肉运动的知觉和触觉，所有这些体验都与视觉和听觉融合在一起。另外，必须避免把某一种艺术形式当做样板，比方说把绘画当成一个典范，然后用绘画艺术的结构和材料特性来衡量一切其他艺术形式。

美学政治

如果艺术和更为笼统的感觉是融于社会、反映社会的，那么，感觉美学将促成何种政治？西方政治思想史大多植根于神话，这些神话中最有生命力的一个讲述是人类社会的起源。确实，起源往往是神话的偏爱题材，那个讲述自然

状态的17世纪小说综合了此类神话的许多共同解释特征。我把这个思想称作小说，因为它完全是虚构的。它用一个似乎理性的解释，说明人类社会起源于一群极不发达的人，在一个相关的神话里，彼此订立契约，建立政治秩序。原始人订立社会契约的假想条件，版本不一，有霍布斯、洛克、卢梭提出的经典版本，也有近代罗尔斯提出的“原初状态”论断。他们一向维护的政治秩序也是同样的形态各异，有君主专制，也有自由民主。

人们能够理解对社会进行的如此理性的重新建构对理性时代该有怎样的吸引力，然而这不过是在第一个神话上面又加了一个神话，把社会契约的神话附加到自然状态的神话上。它自身的社会历史是一部虚构的历史，很能迎合我们当前所处的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普遍流行的是对自身利益的狭隘计算，由此导致更加普遍的非理性，并进而引发全球范围的混乱、剥削和冲突。而且，尽管缺少古人类学证据，关于社会前状态的神话还是流传不止。

一个美学引导的哲学过程有助于识别和揭示假设、构想、公理性猜想和文化信仰的多重层面，这些层面严重地妨碍着感官感觉。莎乐美的舞蹈仍在继续。我们还可以提问，美学政治的景观是否开始冲破迷雾跃然眼前？在这座景观里我们是否发现古希腊城邦就是美学政体的模型？虽然有其历史局限和道德缺陷，城邦在古希腊历史上一度确实存在过。它的魅力主要在于，城邦把社区与法律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参与性很强、自我管理的社会政治程序里，城邦成员（仅限于此）感觉到他们对城邦国家没有疏离感。这种构想是否依然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有望实现的理想？^[7]

除此之外，我还能够到哪里寻觅美学政治呢？有一个方向可以建议，那就是大众感性诉求，它是所有体验的感性基础。^{[8] (pp. 208-212)} 因为感性的基础必然的、直接的、永远的是当前的和眼前的，所以它们就成了人类的一个共同需求。人们不必设立一种“权利”以便享有我们呼吸的空气或者无拘无束的行动和没有污染的空间。所有这些资源无需挑战就被赋予了为了维持生命所从事的活动。生命的存在就构成了它的特有要求。我们也可以提出感知方面的要求：要求大众共有的观念，要求安静的公共空间，但不包括个人的、非干扰性声音，纯净的、有益健康的、不是为着别人的方便或利润被控制的空气和水；一句话，不包括有利于改善生活和福利的环境。

这样一种共同诉求深藏于感知行为中，感知总是发生在生活本身的过程中。所有这些都来源于康德所谓的“对共属于人类的地球表面的权利……”^{[9] (p. 16)} 但是，我倒想把它们称作需求，而非权利。权利这个概念容易引发复杂的争论，进而引发循环的问题。即使不算另外一个政治神话，这个想法本身也是个政治概念。相反，需求则是一个简单的声明，体现在行动上，渗透于生活必需的各种条件中。虽然没有限制人们可以提出什么样的需求，但是感知需求的特点就在于，它们的体验的直接性和生活的基础性。

“原初”的共同状态是物质性的共同状态，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不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所有人，正如洛克对财产的起源的描述。与此相似，感知的共同状态是一种社会的，或者说是人类的资源，只要生活存在，它就存在并且可以被认识。这些共同状态不依赖于“自然的状态”；它们的属性不依赖于一部构想的历史。这样的共同状态最终依赖于我们称之为感知环境的东西，这个环境不是始于一个复杂的布局，而是始于简单的存在。它也同样依赖于生物秩序。没有人需要证明他或她拥有对呼吸的空氣的权利，一个人的活生生的存在就是他实践该权利的唯一证明。满足了这些要求，就应该满足其他一些关键性的要求：要求得到水，要求保护自己不受气候的影响，要求得到食物和安全。这一点对于人们对社会服务和福利的需求有着重要的关联，但是此处不是展开这个要点的地方。为了我目前的目的，我只需要说明一点：感知仅对上述资源中最基本的部分有需求。

感性的共同需求这个概念对于美学政治有何帮助？这里有很多需要揭示的东西。感性的共同需求是一个原创的概念，它可能朝很多方向发展。它能在体验的力量的作用下驱散神话的迷雾，我们的思想就被这样的神话重重遮盖着。更重要的而且从一个积极的方向看，感性的共同需求这个概念为共性和它所支持的一切属性提供了一个基础，为把战争当做主要的社会偏见用福利取而代之提供了一个基础。

一种有建设性的政治，很多特点都蕴含在感知共同需求的概念里。这样一种共同需求的存在，允许任何一个分享该体验的人均等地参与到它的加强行为和可能行为中来。仅有授权，没有享有，那是空话，所以，必须有相应的环境和设施，让所有人都能自由、充分地享有这种感知的共同需求。然而，仅仅允许是不够的，因为人们不仅需要被告知，而且还需要被号召来参与，所以，还应该进一步保障感知共同需求的普遍性和对它的意义的充分认识。从这个感知共同需求中不仅会滋生出我们熟悉的匮乏美学，而且会滋生出充沛美学。从自然资源和感知可能性的全局中，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关怀的伦理，而非冲突的伦理；正义的伦理，而非特权的伦理。可以这样说，感知平等是政治平等的先决和保障条件。

强调体验美学，就是允许开放性、关联性、合作性，就是允许缺陷的存在。肯·伊智·佐佐木希评论说：“一旦成为现实，美学就会遭遇时代赋予它的真实的、紧迫的哲学问题，那就是，怎样建构一个新世界。”^[10]面对永恒的反社会问题，这将是它永恒的挑战。也许摆脱负面神话（例如拥有有限资源的“自然状态”）的传统束缚，摆脱负面社会（以私利为社会基础）实践的束缚，新的美学就有可能提供一个源泉，让新模式、新样板产生并发展，以便我们在寻求新的正面文化的时候借用。

我认为，构建一个新世界的蓝图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哲学挑战，迎接

这一挑战的最佳方法就是首先建构美学。可是，为什么首先建构美学？因为美学能提供驾驭清晰、透彻的视野的手段。但是美学，尽管它是基础，就其哲学贡献而言，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包括哲学思想的主要范畴：本体论和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社会和政治哲学，将它们全部置于感知美学的指导之下。有必要把美学研究的范畴界定得广泛一点，以便确立美学的恰当领域。但是前期任务依然是清理种种概念和结构方面的障碍，因为它们搞乱我们的思想，妨碍我们的理解，这些困难好多恰好是哲学的责任。在这里，一个激进的美学能够成为强有力的工具。它能够启发和解放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这个世界留下了我们抹不掉的痕迹。

这样一个视野要求我们认识和构建环境。或许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感知的共同需求识别出了人类环境——即人类世界——的建构条件，或许在构建环境的同时，我们也在强化和协调它的所有参与要素。这座感觉景观如何设计、如何调度、如何驻扎，均关乎每个人，它容许无限的可能性的存在，既有美学的，也有政治的。我们不能不为对环境的粗暴和掠夺性的支配所触动，人类生活的感性环境遭受着政治的、军事的、工业的和商业的操纵。于是，美学与道德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了。

对感觉的征用

人类的环境如果不能被感知就一无是处。正是在感知过程中和通过被感知，人类生活得以延续，成为可能。这一对美学感知的理解包含有强大的道德内涵，因为生活需要必要的手段以便使自己延续，因为这一需要比任何别的需要更迫切，它是第一位的。新生婴儿无需证明自己有权利享有呼吸所需的空气：它径直吸入空气，没有动机，没有思想，完全处于身体对新环境的纯本能反应中。所以，我们也应该以相同的态度来认识人类对延续生命所必需的资源的需求。我想还应该更进一步地包括与器官功能不可分割的一些需求，诸如感情需求、心理需求、社会需求，当然了，还有美学需求。作为一体化的存在，这些生命需求融于人类的完整功能中。

所有这些都是对感知共性的机体需要、生存需要、人的需要，前提条件是它们让生命成为可能，并且富有成就。这些需要无需证明；它们无需为自己辩护。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仅仅是需要。因为它们本质上就是感性的，所以也是美学意义上的。人们没有必要对纯净的、无污染的空气立案。在某一地区污染大气环境的行为威胁生活在该地区的人们的生命进程。此种行为非但没有美学意义，而且是不道德的。假如硬要说透过污染的浊气看日落反倒更美，这种论点只适合于非常遥远的观察者。那些不得不生活在烟尘笼罩下的人们看到的日落肯定不美。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声音污染，例如唱片音乐、轰鸣不绝于耳的马